

每次看到天上的新月，就会想起丰子恺的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今月曾经照古人，一晃，老画家离开我们，已经过去了足足五十年。

今年，上海和北京都有丰子恺大展，北京画院里人山人海，工作日都排不进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历史里，中国画坛诞生了那么多艺术巨匠，可唯独只有丰子恺，好像所有人提到他，嘴边都会浮起微笑。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丰子恺创作的第一个绘画主题，1924年7月，朱自清、俞平伯合编的《我们的七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公开出版，首期便

## 丰子恺的慈悲心

李舒

发表了这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也成了他的成名作，可以说，出道即巅峰。一把壶、几只杯子、一弯新月，还有如月牙的窗钩，寥寥几笔，含蓄隽永。几分钟之前，这里还是人声鼎沸，如今，大家各奔东西，静谧月色下，留下亘古永恒。

分离是悲伤的，但丰子恺告诉你，不是的，曲终人散是人的常态，不变的，也许只有月亮，自古如此，他日亦然。所以，不要悲伤，这是丰子恺画作的底色。

丰子恺一生经历了无数失落与无常，父亲的去世，战火纷飞，缘缘堂的烧毁，战争年代，人的心最容易变硬。不是因为人天生残酷，而是因为残酷太常见了，见多了就麻木；麻木

生画集》“荒谬与浅薄”：“有一幅，他画着一个人提着火腿，旁边有一只猪跟着说话：‘我的腿’。听说丰君除吃素以外，是吃鸡蛋的；那么丰君为什么不画一个人在吃鸡蛋，旁边有一只鸡在说话：‘我的蛋’呢？这个例，就足够证明丰君的思想与行为的互骗与矛盾，有悖他的一切议论的价值了。”

对于柔石的批评，丰子恺回应说，他所说的“护生”，其实乃是“护心”：“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待事——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故曰：‘护生者，护心也’。详言之：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再详言之：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不是为动植物。”

“顽童一脚踏死数百只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

丰子恺当然没有错，柔石也没有错，但柔石不能理解丰子恺的慈悲。多年前的这场争斗，也许到今天也还没有停止，当我们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容易用讥笑、嘲讽、扣帽子解决问题时，保持慈悲其实很难，也因此更珍贵。

希望能理解丰子恺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上海的冬天恍若突然降临的神迹。一开始就是乱穿衣的季节。上海的街头，有人还在穿丝穿麻，有人灯芯绒已上身。年轻人T恤加阔腿裤，中年人开始穿毛衣、冲锋衣，老年人的围巾和羽绒背心早早上阵。一年四季穿短裤的外国人T恤外也会套一件羽绒背心，当然那多半是为了混搭的时髦。这两年，开始流行一种叫三角巾的东西，比红领巾短些，在领口打个结，不为御寒，而是一种佐证或暗号，证明你是时尚中人。

昆明斗南花市的菊花早就有了一天凉下来，选一束浅绿和赭红的烟花菊来插瓶，请冬天入室。浅绿的烟花菊品种名为“安娜”，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起的。色调鲜明的绿菊叫这个名字相当合理，电影和小说里名叫安娜的女人大多是狠角色。吕克·贝松执导的《安娜》中，同名女主角是个冷血特工。《冰雪奇缘》里阿伦戴尔公主安娜以性格坚毅著称，至于安娜·卡列尼娜就不用多说了。冬天的花束以暖色为宜，咖啡色的大花蕙兰，加几

清晨，苦咖啡唤醒味蕾，硬邦邦的法棍，配

上生火腿和蓝纹

奶酪，冰冰凉。

没有饱腹和暖胃感，但耐

饥。法棍由酸面团即老面

发酵，少盐无油，隔夜如硬

盘，要慢慢咀嚼，用心感受

咸碳水朴素健康之味。流

年是在暗中偷换的，阳光在

冬日变身为温暖的“大自

然微笑”。晒太阳在外心目

中分量很重，小麦色，浅栗色

皮肤是公认的美。本地人沉

迷美黑，凡尔赛炫黑。如

果你想赞美某位女士，就说她

晒黑了，她会立刻笑颜如

花。晴日，城西布洛森森林，

城东班斯诺森林，还有南郊

的文森森林，那里充满的日

照，是吸引市民的魔力棒。

步行到市政厅广场或

## 晒太阳也是一种幸福

吴联庆

树下，臂膀大半被阳光晒着，小半被树影盖着。朋友，如果你在户外太阳

下睡过觉，就会懂得这有多美妙。阳光是灵动的，它晒在身上，也游走在骨骼里。睡着睡着，暖阳在身体里走，从肩膀游移到腹部，从腹部蔓延到膝盖，最后浸润到小腿。迷迷糊糊了许久，才从眯缝中醒来，但身子还在阳光里赖着，让暖意来抚摸腰。

人也要向阳而生。如果周末阳光普照，那就动身吧，到户外去享受松弛自在的慢生活：坐在阳光下，什么都不做，什么也不想，墨镜遮住眯起的眼睛，嘴角上扬，延续昨晚最美的梦。

## 冬天的树

王玲珑

宋画家李成被誉为最擅画寒林的大师，他笔下的寒林“气象萧疏，烟林清旷”，充满了荒凉而崇高的美感。

还有一些树反而在冬天美出了新高度。比如乌桕树，就像郁达夫在《江南的冬景》里所描绘的“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还有柿子树，树叶落尽了，一树红彤彤的柿子红灯笼一般挂在枝头，温暖着寒冷的冬天。冬天，一切都走向枯索，但是别小看这些枯枝，他们朴实无华却生生不息，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春天来到，它们就又像复活了一般，长出青枝绿叶来。冬天是对春天的一种等待与孕育，不经历风雪，就不会有花开，不经历寒冬，春天的花儿就不可能那么红。

看到网上有人在发问，北方为什么不多种些绿叶树呢？这样冬天就会满目青翠，既怡情又悦目，不至于光秃秃的一片荒凉。有一位网友的回答深得我心，落叶树通常在夏天会支起一柄巨伞，洒下一片绿荫。到了冬天需要阳光的时候，树叶掉光了，阳光才能够一览无余地照射下来。温暖着人们的心田。这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及生存智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冬天的树落叶是树木为了在寒冷季节生存下来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背后是一系列精妙的生理和生态学原因，这是树木为了生命的延续而奏响的一曲智慧而悲壮的生命乐章。

喜欢冬天的树，干净清爽，没有多余的雕饰，疏枝上面是蓝色的晴朗的天空，傍晚时分，疏林边斜挂着

条、强烈的明暗对比，正是对艺术本真性的顽强守护。

今天，当科技用算法推荐塑造着我们的审美，一些更高的追求应当成为我们的精神武器，让我们在碎片化阅读中重建语言的深度。

当代青年的文化责任，或许正始于重拾这

般“诗与刀”的精神气质。我们需要成为属于这个时代的“鲁迅”，让那些被发展叙事遮蔽的群体在繁杂的舆论中获得声音；我们要刻出新时代的蓝图，让艺术成为解剖社会症候的手术刀。这不仅是艺术的创新，更是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找到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独特体验的美学

形式。

作为青年学子，我们当以敏锐的眼睛捕捉时代，以勇气直面现实，情怀是我们不灭的星光，指引精神的道路，守住价值的清晰边界。我们要让诗歌走出学院的高墙，在街头、在工地、在田野找到新的节奏；我们

要让艺术进入公共空间，在地铁站、在社区中心、在网络平台发出视觉的呐喊。左翼文化的真谛，从来不是对某种美学教条的盲从，而是始终保持对弱者的同情、对不公的愤怒、对解放的渴望。当年轻的战士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当青年画家记录下外卖小哥穿行城市的身影，左翼文化便在这些具体的、鲜活的

创作中获得新生。

在这个急剧变换的时代，青年一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我们既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也必须是文化发展的推动者。让我们以责任为舟，以思想为桨，在历史的激流中航行，不仅要做批判者，更要做创造者；不仅要守望左翼文化的思想遗产，更要让它在我们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青年与左翼文化的相逢，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时代赋予的必然——在诗与刀的交响中，我们将见证一幅更有温度的文化图景徐徐展开。

## 十日谈

我想  
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  
放开嗓子  
听，青春在发声  
责编：吴南瑶

## 燕记西餐社的罗宋汤

龙钢

前几天，一时兴起一家人决定去淮海路上的一家西餐厅换换口味，落座后，看到菜单上的罗宋汤，想起了当年在上海有名的燕记西餐社吃罗宋汤的往事。

上海是个多元文化的城市，特别是开埠以来，中外人员交流日益密切，逐渐成为国际化大城市，西餐文化也随之兴起，红房子、德大、燕记等在上海滩成为家喻户晓的西餐名店，而当年坐落在四川北路武昌路口的燕记西餐社则在苏州河以北地区相当有名，是上海海派西餐的代表，文人墨客时常光顾这里，作为他们相聚的地方，谈文学、谈时局……笔者年少时有幸常跟着祖父光顾燕记西餐社，对其罗宋汤怀有特殊的感情。

罗宋汤的由来可追溯至东欧传统的红菜汤，20世纪初由俄罗斯移民带入上海，因上海缺乏红菜头，便改用番茄、番茄酱调色增味，并加入卷心菜、胡萝卜、洋葱等蔬菜和红肠或牛腩，减少酸辣感，增加甜味，形成酸中带甜、鲜滑爽口的特色。

祖父早年居住在四川北路虬江路的永丰里，退休后每月都要去四川路桥的邮政局领工资，从虬江路到四川路桥不远，那时永丰里门口有1路、3路有轨电车，但他从来不乘，都是走过去，为的就是能到燕记西餐社去吃大餐。我作为小跟班，也常常被祖父带去西餐社，记忆中知道罗宋汤这个名字就是在燕记的菜单上。

当时燕记西餐社，店面不大，光顾的人却不少，人还没进店，一股罗宋汤的奶香味已经飘来，年少的我已迫不及待地拉着祖父的手，径直从店里走去。只见小台上白布一铺，刀叉调羹一摆，红艳艳香喷喷的罗宋汤、焦香酥脆的炸猪排（蘸辣酱油）、松软的面包、滑润的白脱油和让人垂涎的红色的果酱，懵懂的我心想怎么平时饭桌上吃不到这道菜？怎么桌上没有筷子，只有刀叉？祖父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说这是外国人吃的菜，中国人很少吃；外国人不用筷子，只用刀叉，这是我对我西餐的最初认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城市更新，燕记西餐社搬迁至四川北路甜爱路口，许多有着“燕记”情结的老上海人，漫步至甜爱路，一边回忆着年轻时谈恋爱的甜蜜，一边品尝着海派罗宋汤，阳光下甚是浪漫。曾居住在山阴路大陆新村的著名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赵家璧，晚年只要有爱好吃西餐的朋友来访，便会陪同客人到离家不远的燕记西餐社小坐，一边聊天一边用餐。

燕记西餐社，经历过多次迁徙，从黄浦路、南京西路到武昌路，再到甜爱路口，见证了上海西餐业从外来移植到本土扎根。尽管如今“燕记”已不复存在，但它的罗宋汤、炸猪排的故事和记忆仍留存在这个海纳百川的大都市肌体里。



桌上繁花 (水彩) 杨建勇

当木刻刀的锋刃划过木板的纹理，当诗歌的韵律穿透时代的喧嚣，我们仿佛听见历史深处传来的召唤，那是左翼文化不曾熄灭的星火，在等待回响的声音。

在艾青那句著名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泣诉中，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在这里血脉相连。文学教会我们的，是在语言的缝隙中窥见世界的真相，书写自己的情怀。除了文字，鲁迅先生当年还亲自倡导了新兴木刻运动，赞扬它“捏刀向木，直刻下去”的质朴力量。木板不会说谎，每一道刻痕都是创作者生命体验的直接印记。青年艺术家的手推动刻刀，在抵抗与顺从、绝望与希望之间，雕刻出一个时代的灵魂肖像。那些粗粝的线

条、强烈的明暗对比，正是对艺术本真性的顽强守护。

今天，当科技用算法推荐塑造着我们的审美，一些更高的追求应当成为我们的精神武器，让我们在碎片化阅读中重建语言的深度。

当代青年的文化责任，或许正始于重拾这

般“诗与刀”的精神气质。我们需要成为属于这个时代的“鲁迅”，让那些被发展叙事遮蔽的群体在繁杂的舆论中获得声音；我们要刻出新时代的蓝图，让艺术成为解剖社会症候的手术刀。这不仅是艺术的创新，更是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找到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独特体验的美学

形式。

作为青年学子，我们当以敏锐的眼睛捕捉时代，以勇气直面现实，情怀是我们不灭的星光，指引精神的道路，守住价值的清晰边界。我们要让诗歌走出学院的高墙，在街头、在工地、在田野找到新的节奏；我们

要让艺术进入公共空间，在地铁站、在社区中心、在网络平台发出视觉的呐喊。左翼文化的真谛，从来不是对某种美学教条的盲从，而是始终保持对弱者的同情、对不公的愤怒、对解放的渴望。当年轻的战士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当青年画家记录下外卖小哥穿行城市的身影，左翼文化便在这些具体的、鲜活的